

虚 怀 若 谷

——刘小晴先生专访



自己是适合这个字帖的呢?

刘小晴:根据自己的爱好、个性,适当的选择,还要在临摹的过程中不断的纠正自己不足的地方。像吃中药一样的,缺什么补什么。假如你写字写得瘦了,你写一段时间颜字;你行书写得拘谨了,你临一段黄山谷的开张的东西。总是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吐故纳新。所以一个艺术家要保持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就是要不断吐故纳新,不断吸收新的生命力,不断改进自己的缺点。

徐汀:在书法艺术领域,将来还会做哪些探索?

刘小晴:将来还是专攻小楷,小楷里专攻王羲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帖》,能够在一点上有所突破,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成功。

徐汀:我们学习书法也是专攻一个碑,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刘小晴:还是要由博返一,这是认识事物的客观的必然规律。你学的时候什么都要学,但是最后落实到一点上,就是你的拳头产品。历史上没有一个书法家是正草隶篆样样都好,但总是在某一个方面特别突出,行书就是行书,草书就是草书,小楷就是小楷,大楷就是大楷,篆书就篆书。一点突破,成就你的拳头产品。

徐汀:学习楷书哪些经典作品是必须涉猎的?学习方法是什么?

刘小晴:学习楷书最理想的还是以唐人楷书,唐碑为主。唐碑中以欧阳询的字比较适合,他以骨力见胜;颜真卿的字也非常好,以大气宽博见胜;柳公权以清刚雅正见胜,也非常好,唐碑都可以写。要根据每个同学的气质,他的爱好,不一定要强求学生学哪一个碑,只要他喜欢的就容易学好。因为唐人尚法,法就是法度,唐人楷书在历史上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完全成熟的时期。当时,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都出来了。并且,永字八法在唐代完成,欧阳询的大字结构三十六法也在唐代完成了,所以唐代是中国楷书的鼎盛时期。唐代以后楷书就逐渐衰退,因为楷书已经被唐人写尽写极了,各种风格各种面貌都已经写尽了。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学书法的人,打基础可以学唐碑,求变化可以临北碑。因为北碑是不成熟的楷书,但是其变化很大,那么将来有机会的话,再旁通篆书和隶书,篆书是圆笔之本,隶书是方笔之本。这四样东西基础一打好,你将来再学习行书草书,就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颜字,容易学难于精,历史上写颜字的数不胜数,但是写的好的几乎没有,只有谭延闿和钱南园写得好;何绍基把颜真卿的精神运用到行书中去了;翁同龢把颜字的风格用到行书中去。颜字难,难在字要有古质之气,点画两边不能光而要毛,线条要浑厚、饱满、雄浑。所以颜字要写得很难,是容易学,而难于精的字体。颜字看上去横平竖直,但是变化非常多,并且颜字要写得派头大,要用雄浑的笔力,就像吴昌硕写篆书、石鼓文一样。其结构相对简单,用笔也只有一种方法,逆入平出、中锋用笔,但是线条要有力度和厚重感。

徐汀:这次展览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刘小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开展览会,都是在朋友的鼓励下才决定举办这次展览会。这些作品都不是很成熟的,正如我在前言里讲到,我的作品有六个方面的不足,以后争取要向这六个方面的不足努力完善,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

徐汀:随着社会对书法的重视,中小学都逐步开设了书法课程,您对中小学开设书法课程怎么看?

刘小晴:现在上海中小学缺少书法老师,大多数是语文老师兼课,并且在教学上还缺少比较好的教材。中小学生学习书法,对他们而言是从小打下童子功,既能培养学生的兴趣还能培养学生的书法基础。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有了这童子功,将来才能在书法方面有所发展。虽然中小学生学习还是要以学业为主,书法作为业余爱好,但是这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也是很好的传承,因为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当今,随着现在电脑、手机、科技的发达,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很大。现在很多人电脑都玩得非常好,但用手用笔写字的功能都比较缺失,所以中小学开设书法课程是当务之急。

徐汀:现在有的学校小学一年级就开设书法课程,您觉得是否太早?

刘小晴:不早,一年级一般八岁。王羲之等中国古代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七八岁开始学习书法。

徐汀:对于书法教育工作者而言,教学生书法有哪些方法?

刘小晴:教育孩子,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兴趣,比如经常带学生参加展览会,参加书画方面的活动、参加书画讲座,这样逐渐培养他们的兴趣,有了兴趣就容易学习了。培养学生还要大匠示人以规矩,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基本功,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舍本图末。书法以沉着为本,锻炼沉着功夫最理想的方法就是楷书,基本笔法就学永字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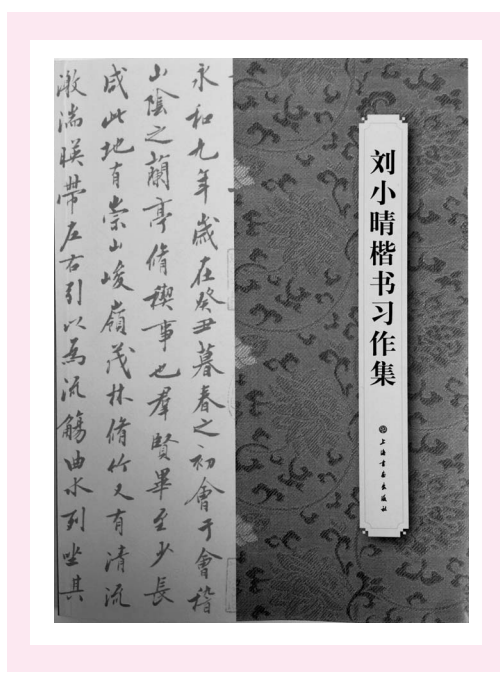
徐汀:请谈一谈字外功夫对书法家的重要性。

刘小晴:字外功夫对初学书法的人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对一个书法家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书法虽然是个小道,但是其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包括哲学、美学、书学、画论、音乐、文学诗词等,一个书法家需要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就像造金字塔一样,地基就是传统文化,地基要打得深,面还要铺开,学的时候正草隶篆行都要学,最终成就还要集中在金字塔的塔尖上面,就是一个点上面。这个点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你的拳头产品;第二个就是你的个人风格,风格就是自己个性的表现。

徐汀:当今,怎样才能称得上是书法家?

刘小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要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时代三四百年里面,只不过十个到十几个书法家。所以严格的讲,我自己也不能成为书法家,充其量就是一个书法艺术的爱好者、工作者。这不是谦虚,真正的书法家,他的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有书法艺术共性的美,要精、要高雅、要好,样样都要好,笔笔有来历,传统功夫得十分扎实,但是又要有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人家一看就是你的作品。所以写的字要好,要让人学你学不好,但又要有强烈的艺术个性,作品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是非常难的。风格不是面貌,不是外表的东西,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

徐汀:我们在选帖的过程中,怎么样才知道



刘小晴楷书习作集

统一。因而该帖是锻炼一个书法家骨力的最理想的字体。但《九成宫》不是毛笔写出来的,是刀刻出来的,由于欧阳询的真迹墨迹一个字也看不到了,所以他的用笔,笔意究竟是怎样,我们都无从得知,只留下间架结构。而且《九成宫》有个特点,看上去字很大,但是你仔细研究,格子其实只有3.4厘米,非常小。在那么小的格子里要将点画表现得恰到好处,展现完美,时常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毫发生死,纤微向背。往往你相差一点点,就错了,所以《九成宫》是楷书中最难写的,而其中最难写的是“九成宫”三个字,这三个字我写到现在几十年都没写好。

徐汀:您对碑学和帖学怎么看?

刘小晴:碑能够强其骨,帖能够养其气。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书法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帖学的发展史。从王羲之开始,一直到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之前,全部是帖学的天下。到乾隆嘉庆的时候,开始提倡北碑学了,这是有理论基础的,比如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还有阮元的《北碑南帖论》,还有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特别是康有为把唐碑贬得很低,因为他要变法,即戊戌变法,但唐人尚法,他肯定要将其贬低,就认为唐碑不好,要写北碑。所以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社会在一百多年里就引起一股碑学的书风。由于那个时期碑学的书风,结果就培养了一批以篆书、隶书和魏碑为主的书法家,而行书和草书已经不及过去了。一直到上海的近代沈尹默先生开始,才又提倡学帖学,他提倡回归帖学,这时候书风又为之一变。此时提倡碑帖结合

花白头发、高瘦的外形、不拘小节的穿着、精简的言辞,气度轩昂,有着学者风范,这是一瓢斋主——刘小晴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

讲台前的先生孜孜不倦地讲解着永字八法,听前排的学员说“永字八法”先生要讲整整一学期。先生边讲解边用粉笔演示,随着“逆锋落纸”“回锋紧裹收笔”黑板上顿时出现了一道有力的行笔路线。

先生上课喜欢引经据典,从姜夔的《续书谱》到包世臣《艺舟双楫》,从刘熙载《艺概》到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引经据典了一番,似乎还不够,再补充几点,于是他便拿起他的讲稿凑近了翻阅,专注地查找,我有些担心他找不着,只见密密麻麻的一片,毫无根据地我认定讲稿上除了笔记还有眉批而且一定还画着各种符号,很希望也凑近了看看那眉批和各种符号。先生自然是找着了,他似乎很满意这番查找,眉头微微舒展,把先贤言论读一遍,板书一遍,讲解一遍。似乎还不够,那就来个生动的譬喻吧,学员们便会在生动的譬喻里笑几声。

一本先生的楷书墨迹本从前排学员那传了下来,如获至宝。抬头望一眼黑板,“所谓‘勒’是指行笔时,须内用力紧收,像用缰绳勒马一样……”先生还在孜孜不倦地演示横画的运笔过程。还在讲“横”,我可要写我的“竖”了,当即兴致勃勃地临写起来,一心赶在下课前写几个像样的字,让先生评价评价。至于先生手中那讲义的命运,我一点也不担心。正写得带劲呢,墨迹本不翼而飞,“喂,我还没热身呢”我冲着前排学员道,却见刘老师站在我面前,原来是课间休息了。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不要写我的字”第一句话,语气很严肃。

“这学期我们只研究点画,你从点画写起”第二句话,语气很坚定。

“第一口奶要吃好”第三句话,语气很诚恳。

“你的墨汁怎么放在左边?”说着把墨汁移到了右上方,我有些惭愧,感觉自己差不多是幼儿园阶段。

看先生写字很有意思,执笔,随着笔起笔落,那笔哪里是笔啊,分明是一支魔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先生写“老渔一钓竿靠山唯傍水湾”,写“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写“十里青山荫碧湖,湖边风物画难如”,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真是大饱眼福!

他书写的小楷,可谓道劲挺拔,点画精到,穠纤适中,修短合度;行书笔力雄健而不失秀逸,骨格苍凝,刚柔相济;草书势如疾风斜雨……

的道理,就是碑来练骨力,帖来练笔意,所以帖和碑都是好东西,是我们将来都需要研究的东西。其实,以前反对的帖学是指刻帖,比如王羲之的《兰亭》,有一百四十多种刻帖,辗转翻刻、面目全非。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照相机,若字要流传出去,就是靠刻帖,所以历代留下来的帖很多,这种碑刻得好的还可以,刻得不好面目全非了。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这批人,反对的帖学,是指刻帖。而近一百多年来随着科学的发达,珂罗版出来了,也就是照相版出来了,历代名家的真迹通过照相机拍出来,就和真迹一模一样,这一举动,为我们学习帖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徐汀:刘老师,听说您是书香门第出生,但当时因为身份阶级比较高,无奈将字帖藏到了舅舅家,后来是怎么找到那些字帖的?

刘小晴:这个讲起来很伤心的。我父亲也喜欢书画,我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但是,我父亲当时是大右派,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母亲是反动学社权威,我的哥哥刘明义,唱男高音的,也是右派份子,我家里人少,但是都是右派。我父亲收藏的字帖很多,“文化大革命”时期抄家,我家里是首当其冲。于是,我就用一个晚上转移字帖,把我父亲的一大摞字帖,都是很高级的拓本,还有我父亲也喜欢写旧体诗,有三大本诗稿,都把这些书用袋子包好,麻绳扎好,再骑自行车到控江路新村,转移到我父亲的侄子家里。他是崇明人,三代贫农,又是工宣队头头又是党员。我想把书放在他家里就最保险了,结果隔了一年以后,我父亲的侄子特地来到我家,他说人家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到他家里抄家,他就把上次转移过来的黑材料放在灶头上烧了一个晚上,全部烧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眼泪都流了下来,我当时只有十八九岁。

徐汀: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书法的?

刘小晴:从小就喜欢写字,但是自己瞎写,到21岁才开始正式拜钱瘦铁为师。我老师当时也是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后到老师家里也抄家,闹得非常厉害。老师天天在家写检查,67年年底老师因病去世了。他家里来抄家时,我家里也在抄家,实在是顾不上,连老师的追悼会也没去成,这是我心中一直非常遗憾的事。我们写字是苦出来的,那时候写字像偷来的。一开始我在农村当赤脚医生,后来跑到刘行卫生院当医生,那时候是做得非常极端,我们领导看到我在写字,他很吃惊觉得我现在还在搞封建修的东西。当时临帖是不允许临的,我没办法,只留下来一本字帖是褚遂良的《伊阙佛龕》和《房玄龄碑》,日本出版社的合刊。那时,我又怕抄家抄掉,就把钢琴拆掉,藏在钢琴里面,才得以保存了下来。到农村里练字就把这本字帖拿出来,放在桌上临帖。半夜别人都睡觉了,我桌上先放上一本毛泽东著作,然后把字帖拿出来临,

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了,就把字帖藏起来,赶紧读毛泽东著作。所以那个时候练字像偷来的。

徐汀: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了下来?

刘小晴:从小就喜欢写字,不是父母要求的,相反我父亲反对我写字,他要叫我读《古文观止》,叫我学医。他说:“医生是帮老百姓直接解决困难的人,你写字有什么用?”所以父母越是反对,我越是有逆反心理,你们不给我写,我就偏要写。为什么我小楷写得不好,因为写小楷节约用纸,价钱便宜。那个时候买不起纸,我父母工资加起来15元一个月,我挣11.5元的生活费。那个时候最好的宣纸一角一分一张,根本买不起。记得那时候做过一件事,把钱瘦铁先生很大的一幅山水画,去和别人换十张宣纸,结果换来的十张宣纸,还不舍得写。那个时候确实是惜纸如金,大行书大楷都不敢写的,一写一张纸就没了,写小楷就可以节约用纸。

徐汀:在这样快节奏的社会里,怎样保持一颗安静的心?

刘小晴:这个决定于自己的修养,因为现在是商品社会,所以更要耐得寂寞、甘于清贫。

徐汀:以上是今天访谈的几个问题,再次感谢刘小晴老师,祝您身体健康!

(撰稿人:徐汀)



一瓢斋主的课堂

羽 蒨

应三思书屋主人要求,先生欣然为她书写了题款,李老师告诉我,“三思书屋”是先生给起的名。我笑说,“吾日三省吾身”呀,但想到曾子的“传不习乎”,我便不好意思再聒噪了,心想自己的书法,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有朋友曾打趣说我是最适宜草书的,因为外面一有热闹的事招呼我,我会立马放下笔赴约。这“三思”两字着实让我面有惭色。先生上课不指定临摹哪家帖,尽随个人喜好选择。我把前临写的王羲之尺牍《丧乱帖》给先生看,先生只是点点头说“蛮好”,不肯说别的,我明白其实写的不好,心知自己道行浅,留不住笔,结构松散,意思浅薄,“蛮好”之说可见先生宅心仁厚。先生提笔写了几行“羲之顿首丧乱之极……”用笔挺劲,转折处圆活流纵,先生很重视书写时的提按顿挫,方笔、圆笔、中锋、侧锋、直线、弧线,轻重缓急极富变化。一些学员渐渐围拢过来,有的开启了手机的摄像功能,摄下了先生书写的全过程。而先生手书的这几行也已永久地摄在我的底片上了。

先生见一学员书写字体歪斜,一律往一边倒,便一笔一画地勘正,先生指出结字应注意纵横变化,写一字,纵横比划要相关联,作一行字,要上下相承托。若作一纸之书,须要字字笔意相别,勿使相同。

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某学员小楷的弊病,他告诫大家小楷不可太尖、太露、太直、太僵,无温润,应于参差错落中见齐平。他风趣地说:“读帖就像刺绣,一针不可放过啊。”要把尽在锋杪之间的微妙变化表现出来,“察之尚精,拟之贵似”。这才明白临帖是有着大学问的。

一学员写颜真卿《勤礼碑》,因为颜体浑厚、雄健、雍容、宽博,先生建议他在毛边纸上叠成格子临习,临写时注意笔画圆劲,如横画收笔重按,钩和捺画先收后放。折笔处有时上耸出方,有时提笔暗转而呈圆肩,或者外圆内方,要把刚柔之气写出来。先生一再强调把笔提起来,不使其仰面跌倒。

先生说:“凝神专注写上数百字楷书,可以抒胸中气,散心中郁。”

先生说:“不能为写字而写字,要研究古代哲学、文学、美学、绘画、诗词等,读书可以养气,气是生命之本,养气才能创造出富有生命的作品来。”

先生说:“人可以活得纯粹一些,让精神更好地结合物质,人生就会开始有好的转变。”

先生说:“写字要有一颗平常心,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以游戏三味的精神,全身心投

人到艺术创作的甘苦之中,才能见微而知着,从而获得真正的审美愉悦和自我陶醉。”

是啊,现实社会的诱惑太多了,享乐的诱惑,名利的诱惑,还有找窍门走捷径做事的诱惑。品味先生的话,感觉到自己有点像《孤独的池塘》中的普鲁登斯,经常在可爱的朋友家来过完一个可爱的周末后,会突如其来地感到自己需要停下来,渴望独自一个人走路。不同的是普鲁登斯在孤独的池塘前犯了半小时痴后抽身,而我的世界里还有着“半亩方塘”。

先生写过一幅行书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长期以来,行色匆匆的我似乎从未好好审视自己,认识到自己究竟需要的是什么,“自我”一直蒙蔽在以为常的生活中,我是否应该听从内心的召唤,找到我所爱的东西,爱我所做的,就象先生说的我可以活得纯粹一些。我自问在种种生活现象面前能否做到得之不喜、失之无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规矩可以言传,神妙必由悟入。”

我上网搜到了先生的字帖,有《刘小晴小楷历代名赋集》、《豫园诗存楷书字帖》、《魏晋唐小楷九种通临》、《篆楷楷书常用字帖3500字》、《一瓢斋两由斋诗词》等。先生把很多不可言说的东西都放在了他的书法里了,这是他生命和智慧的迹象。我看见了很重要的东西,我期待更多,我网购了先生编著的《中国书法技法评注》、《小楷技法指南》、《行书基础不同》、《书法艺术的创作与欣赏》,开始了学习与研读。我开始关注书法技法、书体演变的历史的研究,关注中国书法现状和趋势分析,我开始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书法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思考在书法创作中,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巧、技巧的磨练对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

一直记得先生说过的:“宁做一朵小花,勿依傍大家。”沧海之中,我们都如小花般平凡,我们不是为某种荣誉而生,而是以书写的真情为荣。宁做一朵小花,与小草为伴,与清风为戏,向着它身边的一切开放:自然,和风,阳光,自由书写平静纯真的心灵,开出属于自己的芬芳和美丽。

这个世界很热闹,微信“快乐的朋友群”中我的可爱的朋友们照例每周热闹地聚会,然而,热闹与我无关。我在微信上更新了心情短语:听从内心的召唤。我渴望表达,无论何种形式的表达。艺术之神潜伏在自我精神的某处,它召唤着我,守着我的“半亩方塘”,表达成为一种必要,甚至是一种希望。

学期结束了,真希望自己一直坐在窗边。这里有一扇开启自然、生命、文化的窗口。